

THE TUDORS
都铎王朝系列



处女的情人

[英] 菲利普·格里高利 / 著

夜潮音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Philipa Gregory

THE
Virgin's
LOVER

— The —
Virgin's
Lover

处女的情人



The Tudors
Philippa Gregory

THE VIRGIN' LOVER by PHILIPPA GREGORY

Copyright: © 2011 BY PHILIPPA GREGO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and White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 21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处女的情人 / (英) 格里高利 (Gregory, P.) 著 ;

夜潮音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9-05826-5

I. ①处… II. ①格… ②夜…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500 号

处女的情人

The Virgins' Lover

(英) 菲利普·格里高利著 ; 夜潮音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邹禾 骆思源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 13.5 字数: 320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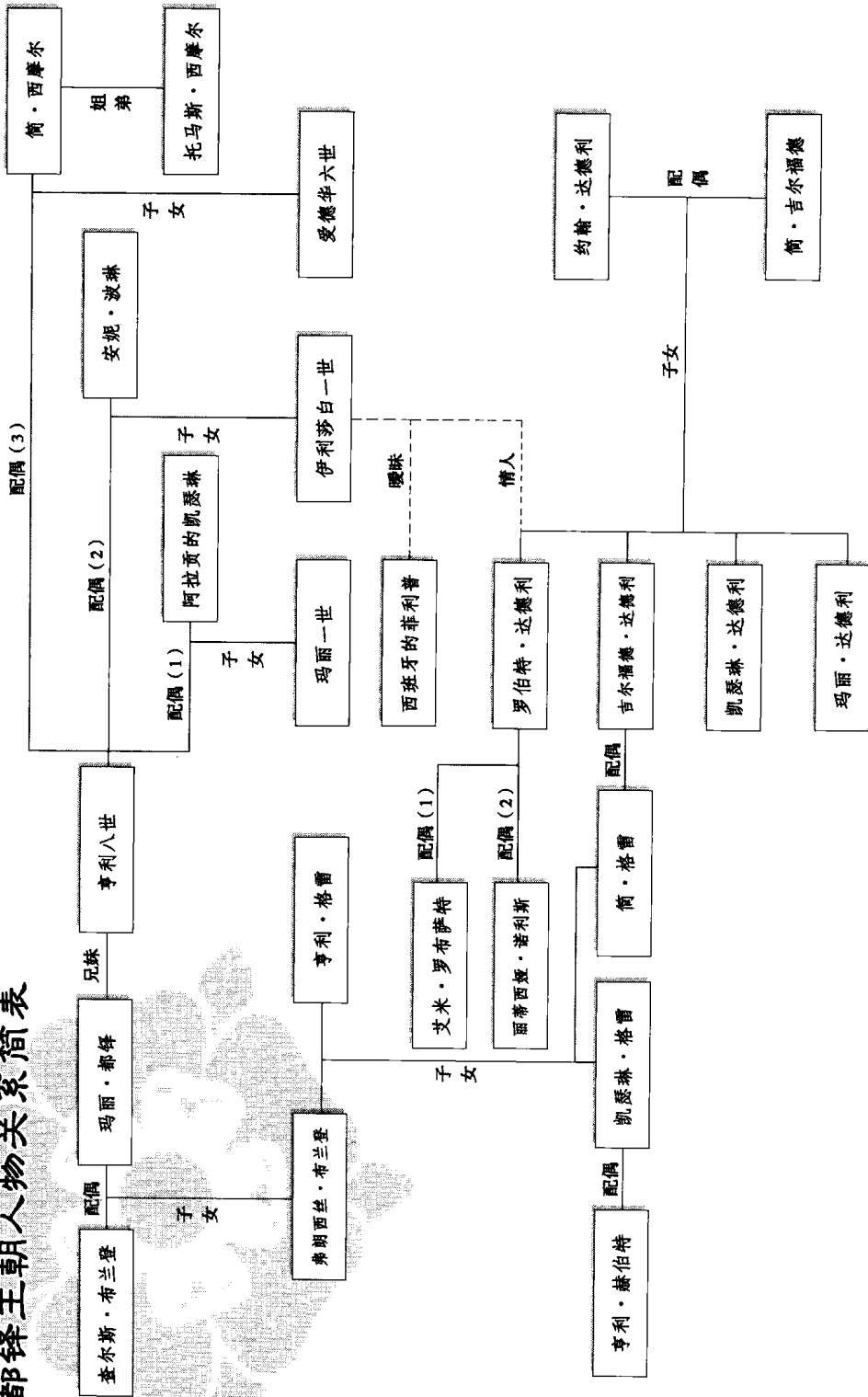
定价: 4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
安东尼

THE TUDOR'S FAMILY TREE
都铎王朝人物关系简表



黄金时代的浊世燃情

译序

从你双脚上升到发际的光，
那包裹你纤柔躯体的力量，
不是珍珠母，不是冰冷的银；
你是面包做的，烈火爱慕的面包。

谷物在收获季节高堆，在你体内，
面粉也在幸福的时节发酵：
当面团使你的乳房加倍隆起，
我的爱是在土中待命的煤炭。

啊，你的额头是面包，你的腿是面包，
你的嘴也是，被我吞食，随晨光而生的面包，
我的爱，你是面包店的旗帜，

火教给了你血的课程，
你自面粉体认到自己的神圣，
自面包学会你的语言和芳香。

(聂鲁达著十四行诗，陈黎、张芬龄译)

在我看来,这首诗是对全书最最精准的概述。伊丽莎白一世作为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其建树和荣耀是整个都铎王朝五位君主(其他四位依次为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与玛丽一世)中最为辉煌的。后人对她的称呼有“荣光女王”、“英明女王”,此外,由于她终身未婚,也被称为“童贞女王”。

这位童贞女王的婚姻大事可谓是英格兰宫廷内外及邻邦关注的焦点,而女王的爱情及风流情史则成为创作者们关心的韵事。其中最免不了的片断自然是女王与她的宠臣罗伯特·达德利故事——是的,只是故事。史作者只尽翔实录史的义务,更生动的粉红色罗曼史则由后世的创作者们演绎。至于是否真有其事,或许取决于观者对角色、对创作者的信任,又或许仅仅取决于对历史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推断。

一位是都铎王朝中年轻貌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任女王,一位是风流倜傥、肩负光复家族使命的世袭贵族,多数创作者都热衷于描写他们的浪漫爱情——从先后被囚禁于伦敦塔的同病相怜,再到他们对王位既渴望又压抑不敢表露野望的共鸣,直到后来共同经历人生中最为成熟辉煌时代的骄傲比肩——他们虽始终无法在历史上得到夫妻之名,却在文艺作品中愈加得以升华成浓墨重彩的传奇璧人。身份的禁忌更为这段浪漫得无以附加的爱情增添了神秘危险的美感。这大约正是作家和戏剧作家们甚为钟爱的题材,将其具象化为繁复的宫廷礼服、闪耀的小珠宝们,还有冶艳得不可方物的年轻女王与和她私会的黑发男子。

正如许许多多的情诗,惟愿将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姑娘奉作神女,想象她步履轻盈地披挂珠玉银缕款款行来。本文开始所引的十四行诗则完完全全地换了角度,让诗中的心上人坠入凡尘,这爱恋却未尝减淡分毫反而更加浓郁炽烈。很多时候,面包的温暖芬芳,要比花朵更加弥久悠长。

本书的作者在阐述了伊丽莎白于混乱的宗教分裂状态下即位的背景之后,细腻地于字里行间将史书中只字未提的女王与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追求与被追求的过程娓娓道来。在作者菲利帕·格里高利女士笔下,伊丽莎白女王变成了一名“散发着面包香气”的女人,她“不是珍珠母,不是冰冷的银”,而是

“面包做的，烈火爱慕的面包”。这样描写的爱情，让人备感真实。于是她在他面前就只是尚未出阁的单身女子，而他在她面前也只是对既定婚姻充满了不愉快的普通男子。剥脱华丽的王国背景，剩下的只是这样的凡俗男女，他们相爱。

我们热爱故事，我们对真伪难辨的非历史读物乐此不疲，究其原因，是因为比起历史，故事和我们的距离更加亲近。相传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之初，便将一枚结婚戒指套在自己的手指上，表示将自己嫁给英格兰。史书上又载，伊丽莎白的童贞并非自愿，而是由于自身的生理缺陷无法享受性爱，更不能完成生育。这样冷冰冰的记录，一定及不上各种版本的故事中，来不及梳洗打扮的红发少女，提着裙裾匆匆赶往幽会地点，等不及与英俊的心上人亲昵的一幕幕凡俗场面。

历史上，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时期被称作“黄金时代”。在此期间，她成功地将宗教分裂的英格兰归为一统，经由她治理的英格兰也逐渐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强国之一。在光芒闪烁的背景之下，探讨她的凡世之爱也就成了文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在这本弥散着面包香气而非贵价的脂粉香的作品下，或许可以对百年来世事变迁中，永恒不变的男女之情一探究竟。

夜潮音

2012年10月

诺福克所有的钟都为伊丽莎白鸣响，声声钟鸣在艾米的头脑中回荡。最初的重重钟声仿佛疯癫女人的尖叫，随后的回音则如同痛苦而刺耳的呜咽，直到大钟开始隆隆作声，提醒她那错落不谐的排钟将会再度尖鸣。她拖过枕头，盖在头上，想要将噪音隔绝在外，但钟声仍在继续，直到白嘴乌鸦都从巢中飞出，成群结队地飞入空中，起落盘旋，仿佛一面代表噩兆的旗帜；蝙蝠也像一缕黑烟般飘离钟楼，仿佛预示着这个世界已经昼夜倒转，天翻地覆。

艾米无须询问喧闹的原因，她早已经知道了。可怜的、病重的玛丽女王终于死去，而伊丽莎白公主是毫无争议的继承人。感谢上帝。英格兰的所有人都该为之欣喜。新教^①公主登上了王位，即将成为英格兰女王。整个国家的国民都会鸣钟欢庆，敲打盛满麦酒的酒桶，在街头巷尾起舞，监狱的犯人也会得到特赦。英格兰人终于把他们的伊丽莎白送上了王位，也终于可以将玛丽·都铎治下的恐怖时日抛诸脑后。英格兰的每个人都在为此欢庆。

每个人，除了艾米。

钟声让艾米睡意全无，也并未带给她欢欣。在所有英格兰人之中，只有艾米无法因伊丽莎白突然上位而喜悦。甚至连钟鸣也显得走了调，更像是嫉妒的节拍，狂怒的尖叫，还有孤独女人的啜泣。

“愿上帝取走她的性命，”她在枕头里咒骂着，头脑中为伊丽莎白而鸣的钟

① 玛丽女王信奉天主教，而伊丽莎白信奉新教。

声仍在回响，“愿上帝在她仍旧青春、骄傲和美丽时取走她的性命。愿上帝毁掉她的容貌，让她的头发掉光，让她的牙齿腐烂，让她在寂寞和孤独中死去。被人遗弃，就像我这样。”



艾米没有从远方的丈夫那里收到任何消息——她也并不期待。又一天过去，她已经这样度过了一周。艾米猜想他一接到玛丽女王的死讯就飞速从伦敦赶往了哈特菲尔德宫。他一定会像计划好的那样，第一个跪在公主面前告诉她，说她已经是女王了。

艾米猜想伊丽莎白早已准备好了说辞，也练习过敲钟的姿势，罗伯特也早已知晓自己将会得到怎样的回报。也许现在他正为自己的平步青云而庆祝，就像那位公主一样。艾米走到河边，去牛群中挤奶，因为仆童生了病，她家族的农庄——斯坦菲尔德大宅——明显人手不足。她停下脚步，看着橡树上落下的棕色落叶，它们如同暴风雪一般盘旋飞舞，向着西南方的哈特菲尔德飘去，就像她的丈夫赶赴伊丽莎白身边时那样。

她知道自己应该为宠爱他的女王坐上王位而高兴。她知道自己应该为自己的家族而高兴，因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都会随着罗伯特得势而增长。她知道应该为自己再度成为“达德利大人的夫人”而高兴：她会得回失去的领地、在宫里得到一席之地，也许还能成为伯爵夫人。

但她却感觉不到喜悦。她宁愿他作为家产充公的叛国者待在自己身边，白天与她共同劳作，晚上享受温暖的宁静，怎样也比他尊贵受宠地待在另一个女人的宫中要好。她明白自己是个善妒的妻子；而在上帝眼中，妒忌是一项大罪。

她低下头，步履沉重地走到草地上，牛群在那里啃食着稀薄的牧草，沉重的蹄子不时翻起深褐色的泥土和燧石。

我们怎么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她对着诺福克郡上方那遍布着层叠雨云的天空轻声地说。我曾经是那么爱他，他也那么爱我；我们的眼中曾经除了彼此再无他人。他怎么能把我留在这里受苦受难，却扑向

她的怀抱？为什么开始的时候那么美好，有那么多财富和荣耀，结束时却只剩艰辛与孤独？



一年前：1557年 夏

在梦里，他又看到了空旷房间里粗糙的地板，想起了砂岩的壁炉台，刻着他们名字的大壁炉，还有高悬在石墙上方的窗玻璃。他们将餐桌拖到窗边，爬上去、伸长脖子看向窗外。五个年轻人看到，在窗外的草地上，他们的父亲正缓缓踏上台阶，走上断头台。

他身旁有重建的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父陪同，他已经为自己的罪行忏悔，也转变了自己的信仰。他曾乞求宽恕，低声下气地认错。他抛弃了全部的信念，只为获得宽恕的机会，他急切地转头，扫视着那一小群人的面孔，希望能够得到戏剧性的、姗姗来迟的赦免。

他有这么盼望的理由。新君主是都铎家族的人，都铎家族明白表象的力量。她那么虔诚，一定不会拒绝一颗坚决忏悔的心。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她是个女人，心软而又愚蠢的女人。她绝对没有勇气做出处决这么一位大人物的决定，她绝对没有耐心坚持自己的决定。

坚持下去，父亲——罗伯特默默地鼓励着他——赦免随时都会到来，别因为期待而失去尊严。

罗伯特身后的门开了，一名监狱看守走了进来，发出沙哑的笑声，看着窗边那五个在明媚的仲夏阳光下手搭凉棚的年轻人。“别跳，”他说，“别抢刽子手的活儿，漂亮小伙子们。接下来就是你们五个了，还有那个漂亮的小女仆。”

“在我们获得宽恕被释放之后，你可别后悔。”罗伯特回敬道，说着他又转身看向身后的草地。看守检查了窗户上的粗重铁栅，明白这些人没有任何破窗的办法，于是他走了出去，仍然轻声笑着，锁上了门。

在断头台上，神父走到罪人的面前，捧着拉丁文的圣经为他念起了祷词。罗伯特看到风鼓起了他厚厚的法衣，像是一支入侵的舰队的船帆。神父的祷词突然结束，他手执十字架吻了那名罪人，退了开去。

罗伯特突然觉得很冷，仿佛被他的额头和手掌抵住的窗玻璃冻成了冰，仿佛温暖正从他体内渐渐流失，被楼下的场面吸走。在下面，他的父亲谦卑地跪在行刑的木台前。刽子手走上前去，用布蒙住他的眼睛，然后和他说了些什么。他的囚犯父亲转头答话。可怕的是，这个动作仿佛令他突然迷失了方向。他的双手离开了行刑台，然后就找不到它了。他伸出双手，开始摸索。刽子手先转身去拿他的斧头，当他再次转身的时候，却看到犯人双手挣扎挥舞，几乎掉下台去。

蒙面的刽子手警觉起来，对着挣扎的囚犯大喊出声，囚犯伸手去扯自己蒙眼的布，大叫着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他找不到行刑台，刽子手必须等他。

“别动！”罗伯特大叫起来，用力敲打厚厚的窗玻璃，“父亲，别动！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动！”

“现在不行！”在草地上，刽子手身后的那个矮小的身影哭喊道，“我找不到行刑台！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做好准备！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他匍匐在干草上，一只手伸向前去，试图找到行刑台，另一只手则拉扯着蒙眼布，“别碰我！她会赦免我的！我还没准备好！”他连声尖叫，可刽子手已经扬起了手中的利斧，重重地砍在他的脖颈上。鲜血喷溅而出，而那囚犯也因这力道滚向一旁。

“父亲！”罗伯特大喊，“我的父亲！”

鲜血从创口中喷涌而出，但那囚犯还是像垂死的猪那样在干草上抽搐不止，仍然试图用自己不稳的双脚站起来，仍然盲目地摸索着行刑

台,直到双手的动作渐渐僵硬。刽子手咒骂着自己的失误,再次扬起了巨斧。

“父亲!”与此同时,罗伯特痛苦地大喊,“父亲!”

“罗伯特?大人?”一只手温柔地摇了摇他。他睁开双眼,看到了面前的艾米,她棕色的头发在入睡前扎成了辫子,她大睁着棕色的眼睛,在卧室里的烛光中显得那么真实。

“上帝啊!多么可怕的噩梦!多可怕的梦。上帝保佑我别再做这个梦了。上帝保佑!”

“又是同样的梦吗?”她问,“关于你父亲的死?”

他难以忍受她的惯例询问。“只是个梦,”他回答简短,试着找回平时的机智,“只是个噩梦。”

“是以前那个梦吗?”她坚持追问道。

他耸耸肩。“想起那些也并不奇怪。我们还有麦酒吗?”

艾米掀开被单,起身下床,将睡袍披在肩上。她还是不肯放过他。“这是个预兆,”她断然说道,然后倒了一大杯麦酒给他,“要温一下吗?”

“我喝冷的就好。”他说。

她把杯子递了过去,他灌了一口,感觉到赤裸背脊上的汗水变得冰冷,他开始为自己的恐惧感到羞赧。

“这是个预警。”她又说。

他努力想要挤出漫不经心的微笑,但父亲的死带来的恐惧,以及从那黑色的一天开始累积的失败与悲伤终于令他无法继续承受下去。“别说了。”他说。

“你明天不应该去。”

罗伯特又喝下一大口麦酒,用杯子将自己的脸遮住,避开她责备的目光。

“这样的噩梦就是预警。你明天不应该和菲利普王一同出海。”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千次了。你知道我必须去。”

“但不是现在！不是在你梦到父亲的死以后！这个梦除了警告你不要不自量力之外，还能有别的含意吗？他因叛国罪而死，无非是想让他的儿子登上英格兰的王位——同你现在一样目空一切。”

他试着微笑。“没法子目空一切，”他说，“我只有我的马和我的兄弟。我甚至没钱招募自己的军队。”

“你坟墓里的父亲一直在警告你。”

他疲惫地摇摇头。“艾米，这太让人痛苦了。别总对我提起他。你并不真正了解他。他希望能重振达德利家族。他从来都不会在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泼冷水，他总是在鼓励我们。你要做我的好妻子，亲爱的艾米，不要让我灰心丧气——他就不会。”

“你也要做我的好丈夫，”她反驳说，“别离开我。如果你乘船去荷兰，我又该去哪儿？我会变成什么样？”

“这事我们商量过了，你可以去菲利普家，就在奇切斯特，”他平静地说，“如果战事继续进行，而我没有很快回来——你就回家去，回到你在斯坦菲尔德大宅的继母家去。”

“我想回自己在赛德斯通的家，”她说，“我想要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我想以你妻子的身份和你一起生活。”

尽管已经经历了两年的落魄生活，他还是得咬紧牙关才能说出拒绝她的话语。“你知道的，王室已经接管了赛德斯通。你知道我们没有钱。你也知道，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可以让继母帮忙，从王室手里租下赛德斯通的房子，”她固执地说道，“我们可以在那里耕种。你知道的，我可以干活，我不怕吃苦。你知道的，我们可以白手起家，而不是陪外国的君王赌博。不用去做那些既要担上风险却又未必会有回报的事！”

“我知道你愿意干活，”罗伯特承认，“我知道你可以在日出前早起耕种。但我不想让我的妻子像农夫那样在地里劳作。我生来就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而且我答应过你的父亲，要给你更好的生活。我不想要半亩地一头牛，我想要

半个英格兰。”

“他们会觉得你离开我是因为厌倦了我，”她责怪道，“每个人都会这么想。你才刚回家来看我，然后就又离开了。”

“我已经陪你在家整整两年了！”他辩白道，“两年！”然后他平复了一下心情，努力平复语气中的恼怒，“艾米，原谅我，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样的几个月对我来说就像是一辈子。自从背上叛国者的罪名，我就失去了一切私有权利，不能交易也无权买卖，家族的一切财产都被王室没收——这我都清楚！这里面也包括你的一切财产：你父亲的遗产和你母亲的财物。你因我失去了所有。我必须为你夺回这一切，我必须为我们夺回这一切！”

“那我也不希望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她断然说道，“你总是说你做的那些事是为了我们，但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对我也没有半点好处。我想要你和我一起待在家里，我不在意我们是否一无所有。我不在意和继母住在一起，依靠她的救济度日。我也不在意别的什么事情，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只要你平安无事。”

“艾米，我不能依靠那个女人的救济生活，这好比每天都让我穿着夹脚的鞋子。你嫁给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英格兰最有权势者的儿子了。这是他的计划，也是我的计划——那就是让我弟弟成为亲王，简·格雷成为女王，只差一点点，我们的计划就会实现。我也差一点成了英格兰王室成员。我很期待这一切，也为此纵马征战，我愿为此付出我的生命。为什么不呢？我们和都铎家族一样有争夺王位的权利，毕竟他们在三代人之前也是这么夺得王位的。达德利家族即将成为英格兰下一代王家。就算我们的计划失败，又吃了败仗……”

“而且地位不保。”她补充道。

“地位也一落千丈，”他承认，“但我仍然是达德利家族的一员。我生来就要追求权位，我必须夺回我的权利。我生来就要为自己的家族和国家效力。你也不会愿意嫁给一个只有百亩田地的小农民，又或者一个终日坐在家壁炉边的男人。”

“不，我愿意，”她哑声说道，“罗伯特，你不明白的是，正是有着百亩田地的

农民在让英格兰变得更好——而且用的方式更好，比在宫中为权力明争暗斗要好得多。”

他差点笑出声来。“对你来说也许是吧。但我从没想过成为那样的男人。对战败、对死亡的恐惧都不能迫使我成为那样的男人。我天生就要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伟人，即使不是最伟大的。我从小就在国王的子女们身边长大，和他们平起平坐——我不能在诺福克郡的潮湿田地里渐渐腐烂。我一定要洗清污名，我一定要得到菲利普国王^①的重视，我一定要让玛丽女王恢复我的地位。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要是你在战争中死去，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罗伯特眨了眨眼睛。“甜心，这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晚，你却要诅咒我。无论你说什么，我明天都会出海。别再给我招来厄运了。”

“可你做了那样的梦！”艾米从床上爬起身，接过空杯子，放到一边，然后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仿佛在教导一个小孩子，“我的大人，这是一种警告。我也在警告您。您不该去。”

“我必须去，”他断然道，“我宁愿以死为自己正名，也比在玛丽的英格兰，作为名誉扫地的家族的成员，作为无法自证清白的囚徒而活着要好。”

“为什么？你是不是更希望待在伊丽莎白统治的英格兰？”她低声说出这句与叛国无异的挑衅。

“我全心全意地这么希望。”他诚恳地答道。

她突然放开了他的手，没有再说下去，她吹熄了蜡烛，拉起被子盖过肩膀，转身背对着他。他们就这样躺在那儿，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无法入睡。

“这是不可能的，”艾米凝视着黑暗，“她永远不会坐上王位。明天女王也许就会再怀上一个孩子，怀上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儿子，那个男孩将会成为西班牙

① 即玛丽女王的丈夫，英格兰的玛丽女王与西班牙的菲利普王子成婚时出于政治目的协定了一系列条约，包括国会同时接受两方领导、王室文件共同署名等等，也包括菲利普王子婚后被冠以英格兰国王的称号。

牙皇帝与英格兰国王，她也就成了没有人需要的公主，就这么嫁给某个外国王子，然后被人遗忘。”

“但也许不会，”他答道，“玛丽也许没有生下一子半女就会死去，接着伊丽莎白就是英格兰的女王，而她不会忘记我的。”



第二天早上，她不愿再和他说话。他们沉默地在茶水间吃过早饭，艾米走上楼回到他们在这间旅店的小房间，将罗伯特的衣物装进他的包中。罗伯特大声说他会在码头附近等着她，然后就走上了喧嚣熙攘的街头。

在西班牙的菲利普王准备远航前往荷兰期间，整个多佛都混乱不堪。农产品商人在喧闹的人群中叫卖着自己的货物；女智者门尖叫着向即将远行的士兵们兜售她们的护身符；小贩们的托盘中装着小巧纪念品；理发匠和江湖牙医则在街边忙碌，出于对虱子的恐惧，人们将头发剪得几近光秃。两名神父搭起了临时的告解室，聆听那些害怕带着罪孽而死之人的忏悔，并且宽恕他们。几十个妓女也在兵士中穿梭，高声与他们调笑，承诺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愉悦。

女人们群聚在码头旁，和她们的丈夫或爱人告别；马车和大炮摇摇晃晃地穿过码头，装进一条条小船里；马儿们在踏板上挣扎着不愿前行，码头工人汗流浹背地在后面推着，马夫则在前面拉着。罗伯特才刚走出旅店的房门，他的弟弟就抓住了他的手臂。

“亨利！幸会！”罗伯特大喊着，紧紧抱住了这个十九岁的少年，“我还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我以为你昨晚就会到的。”

“我来迟了。安布罗斯坚持要帮我的马儿钉好马掌才放我走。你了解他的性格。他突然就变成了独断专行的哥哥，我只好发誓说会保证自己的安全，也保证你不遭遇危险。”

罗伯特大笑起来。“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我今早到的这里，然后就一直在到处找你。”亨利退后几步，仔细打量起兄长漂亮的深色面庞。他还只有二十三岁，无与伦比的英俊，但这些年的痛苦